

读后记

浸润在酒水中的孤独与救赎

——乔土获奖小说《小酒馆》赏析

冯宝新

在山东基层作家队伍里，栖霞作家乔土可以称得上小有成就。从事文学创作十几年来，先后在《光明日报》《作品》《福建文学》等纸媒和文学期刊发表作品近百篇，获得多项烟台市级以上荣誉。如发表在《山东文学》、曾获得山东省第三届大众网络文学大赛短篇小说首奖的《小酒馆》，就是一篇受到文学同行和读者好评的佳作。

作者以九千多字篇幅，架构了一个看似狭窄、实则广阔的叙事空间——小酒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周志雄教授给予很高评价：“一篇很好的小说。两个喝酒的男人聊天，串起了关于朋友、亲人的往事，故事一点点打开，看似无关的故事叠合在一起，叙事笔力刚健沉郁，叙事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空间。”

周志雄教授赞誉乔土构筑的“强大的精神空间”，是如何形成的？认真剖析文本可以知道，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小酒馆”，更是两个陌生男人用记忆和秘密搭建起来的灵魂寓所。小说通过一场看似偶然的相遇与对饮，将个体生命中的创伤、背叛、救赎与虚无，层层剥笋，最终显露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与记忆真相，体现了作家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

一

故事发生在冬日的一个午后。小说主人公之一、酿酒工程师许阳走进毗邻医院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看到一个男人（小说另一个主人公酒馆老板）正在那里独自喝酒。室外雪花飘飘，酒馆里炉火熊熊。或许老板孤独无聊，便热情地邀请许阳共饮。就这样，两个陌生人开始了一场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的喝酒聊天。

老板豪爽且健谈，一边饮酒，一边滔滔不绝讲起自己的故事。他提到自己原来是经营一家大酒店的，后来才开了这家小酒馆。提到以前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在附近小镇当官的酒友，常常来此光顾，每次都会带来特供的“内招酒”。接着老板开始炫耀自己与这家医院某某领导的特殊关系，并承诺可以帮许阳照顾住院的亲友，提供一切便利云云。

许阳则一直倾听，当被问

到来医院做什么时，他信口说来看望朋友，但来晚了，朋友已经出院。推杯换盏，在酒意渐浓中，许阳开始以“我的朋友”为名，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一个本是自幼被母亲抛弃的孩子，父亲却谎称孩子的母亲已死，直到他长大后才发现真相——母亲是跟着旧情人私奔了。

酒酣耳热之际，两人讲述的故事越讲越长、越说越细，而且两个故事开始交织碰撞。老板直白说自己的妻子一个月前刚去世，要好的朋友也已失联。而许阳则娓娓道出朋友更多细节：包括母亲私奔、父亲孤独离世、他在酒厂工作研发“内招酒”的经历以及他研发的“内招酒”背后隐藏着对母亲的复杂情感，当许阳暗示酒中可能掺“一泡尿”时，男人突然呕吐，醉倒桌上。读到最后我们发现，许阳讲述的“朋友”似乎就是他自己。

故事结尾，许阳怅然独自离开酒馆。雪落无声，寒风萧萧，他回头猛然看见酒馆外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潦草的“拆”字。这一个字符，为整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发人深思而又意味深长的句号。

这部小说通过两个陌生人在小酒馆的邂逅，展现了普通人生活中的孤独、遗憾和隐痛。在酒意的掩护下，他们吐露了内心深处的秘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即将被拆除的小酒馆里，使整个故事满含了沧桑感和特殊寓意。

二

《小酒馆》通过两个陌生人饮酒对话，剥开他们各自的人生往事，深刻表现关于记忆与谎言、创伤与救赎的主题，就像一壶慢慢温热的米酒，初饮平淡无味，然酒力迟发，后劲十足绵长。

小说的牵引力源于“真相”被剥洋葱般地一层层揭开。许阳和酒馆老板一开始的对话看似寻常，实则暗流涌动。老板张扬他的“官朋友”和并非寻常人求得的“内招酒”，演绎出一个关于人脉、义气和成功的世俗故事。许阳以“我的朋友”名义开头，道出了看似与他无关的、一个关于背叛与遗忘的悲伤故事。直到结尾，读者才明白：许阳说的“朋友”其实就是

他自己；他研制的“内招酒”蕴含的不是情谊，而是创伤与仇恨；而父亲为他母亲构筑那个“假坟”的真相，更是直接动摇了他整个情感世界的根基。这些层层包裹的谎言，不仅是对陌生人的掩饰，更是对自己内心的伪装。酒馆老板用虚妄吹嘘掩盖妻子与那个情人过往带来的自卑和当下的孤独；许阳则虚构一个“朋友”来释放自己无法直面的痛楚。

男人不断强调自己熟悉医院领导，试图建立一种虚假的亲密感，而许阳则通过讲述“朋友”的故事来保持距离。这种交流方式反映了现代人之间的隔阂。作家设置“小酒馆”这个场域独具匠心。狭小空间，炉火正旺，本应是温暖和社交的象征，但故事却发生在医院阴影下，顾客稀少，充满了清冷感。两个主人公，一个刚辞掉工作，失去了社会身份；一个刚刚丧妻，失去了情感依托。他们都是“天涯沦落人”。老板沉浸在往事与辉煌的追忆里，许阳则陷落在童年的创伤和现实的报复中难以自拔。他们都迫切地需要向外宣泄，但各说各话又不能走进彼此的内心。最终，一个酩酊大醉，一个独自漫步风雪，小酒馆的温暖终究只是暂时的幻象。这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交流状态，深刻地反映出现代人由于隔阂存在，即使面对面地沟通，也难以消除深层孤独。

三

《小酒馆》以深沉严肃的笔调，搭建了一个关于记忆、创伤与救赎的微型独幕剧场，通过两个陌生男人在小酒馆中的一场豪饮与对话，层层剥笋，揭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乔土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与娴熟的叙事艺术手法。

小说采用了典型的“中国套盒”结构，最外层是在小酒馆对饮的现实场景，中间层是两人互相讲述的故事，核心层则是这些故事中嵌套的更深层往事。三重故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主题：每个人都被自己的经历所隔离，即便相对共饮，也难以真正相通。酒馆老板用酒精和回忆麻醉自己，许阳用工作和复仇试图解脱，但最终都发现，他们无法真正走出那片阴影。这种结构使得简单的

对话场景变得层次丰富，意蕴深长。

“酒”是小说核心意象，串联了文本，既是连接两个陌生人的纽带，也是麻痹痛苦、唤醒记忆的催化剂。而“内招酒”是核心意象，象征着一种特权与关系网络，许阳研发并最终“毁掉”这种酒的行为，则是对这一系统的彻底否定与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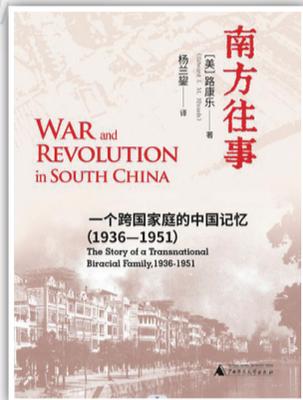
“医院”与“小酒馆”两个物理空间，也有深刻象征意义：医院是生命遭遇极端状态（疾病、死亡）的医治场所，小酒馆则是整个故事发生的“舞台”，一个边缘的、临时的、笼罩在医院阴影下的空间，它象征现代人精神的临时栖居地，一个可供短暂倾诉、却无法提供永久庇护的场所，其最终的命运是被“拆”。

一个“拆”字，是画龙点睛之笔，一个绝妙的象征。它不仅意味着这个小酒馆物理空间的消失，更暗示着这两个男人用言语构筑的临时避风港即将崩塌，他们必须重新面对各自破碎的现实人生。

在人物塑造上，小说对许阳和男人的身份、经历未作完整交代，仅通过零散的对话碎片拼凑其轮廓。许阳的离职、家庭创伤，以及男人与妻子、朋友的过往，都如冰山一角，大量信息隐匿于文本中。留白艺术也体现在情节设计上。这种留白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小说以老板醉酒和许阳离开结束，但关键问题没有给出答案：许阳是否真正放下了对母亲的仇恨？男人是否能接受妻子去世和朋友失联的现实？乔土有意识保留人物结局的不确定性，让读者思考寻求答案。这种留白体现了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不提供答案，只是呈现困境。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尽想象空间。

读罢小说，产生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每个人，何尝不都是在生命的“小酒馆”里暂留的过客，带着各自喜怒哀乐的故事，期待着被倾听、被理解的可能？这篇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给出廉价的安慰。它只是冷静地、朴实地将人生的苦涩倒入酒杯，让我们品尝。它告诉我们，有些伤痕或许无法愈合，有些孤独可能相伴终生，但我们依然需要倾诉，需要在一个下雪天，找一个“小酒馆”，和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陌生人，说一句：“来一杯？”

新书架



书名：《南方往事》
作者：[美] 路康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微观视角叙述华南地区战争与革命的著作。美国学者路康乐以自身家族为蓝本，讲述了1936年至1951年间，他的美国教授父亲与中国新女性母亲组成的跨国家庭，在华南大地历经战乱与变革的颠沛与坚守。

这个家庭辗转多地，见证了广州轰炸、香港保卫战、岭南大学流亡办学等被忽略的华南战事。



书名：《大清万象》
作者：尧育飞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中国自有文字诞生以来，即有按日记事的传统。宋代以来，日记作为日常书写和反映个体精神生活的一种载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书以清代日记为切入点，通过八个专题，来探讨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清代日记展示的一个个具体案例入手，如赵烈文在咸同年间瘟疫之下失去家人的遭遇、作为清遗民的郭曾炘在易代之际的生存策略，走进清代普通人的情感生活。